

王 韞 著

瀛 壖 杂 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5.1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上海滩与上海人

瀛 壖 杂 志

〔清〕王 韬 著

沈 恒 春 标点
杨 其 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滩与上海人

瀛 壖 杂 志

〔清〕王 韬 著

沈恒春 杨其民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2 印张4.625 字数105,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6-0659-2

I·392 定价：2.45元

出版说明

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会；从苇荻萧萧的渔歌晚唱，到声光化电的频率节奏，中间是一百数十年。上海滩与上海人所经历的这一个个多世纪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锁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缩影。一百数十年中，固然有昏暗，有耻辱，有血污；然而也有觉醒，有进步，有奋争，有冲破重重阴霾的晨光。当着一个新的、本质不同的开放时期来到时，回望一下这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历史窗口，从过往的经历中，可以引起反思，进一步获得新时代的借鉴。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目的在此。

《上海滩与上海人》，精选记叙旧上海情状、人物的笔记，分辑出版。上起1840年，下迄1949年，上海滩十里洋场中的形形色色，举凡方言民俗、城建市政、通商贸易、游艺百戏，乃至各国旗色、巨公名园、趣闻佚事，都可以从中找到踪迹，回溯原委。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等，从颐指气使的洋大人，到创业救国的实业家；从热血沸腾的志士仁人，到茶楼酒肆的帮闲清客；乃至名士优倡、里巷细民，也都借着作者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笔锋，各登其位，各展其长。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旧上海史，也许它不如教科书系统连贯，然而却有着教科书无可比拟的活泼泼的实感与情趣。

芜言既毕，正书登场。另具编例，以备参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编 例

一、本丛书第一辑所收各书，均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度藏稀见刊本、钞本及手稿；由郑祖安、陈正书两同志编选。

二、本丛书以十册为一辑，每册收书一至四种，原则上以类相从，藉便赏阅。

三、各书均加新式标点。凡存有二种以上刊本者，选取最佳者为底本，间参他本，以正误脱；孤本独传者，若逢疑义，亦酌参他书，以定去取。

四、各书语言浅白，一般不加注释，个别非注难明其义处，则由整理者酌加简明注释，以便读者。

五、各书来源不一，原本版式芜杂，今尽可能依常例划一，俾清眉目。

六、本丛书预拟出版二至三辑，读者中如藏有性质相近的刊本、钞本、手稿，欢迎提供，当陆续补入。

题 记

开埠以后的上海，大批文人墨客前来寓居、营生，出现了一批谙悉中西文化、思想逐渐更新的新型知识分子。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王韬就是其中之一。王韬，江苏甫里（今名角直）人。1849年他22岁时因父亡后生计艰难至沪，进英人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谋事，从此开始接触西方的科技文化，并亲身经历了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初期的重大变化，思想获得了飞跃。

王韬一居沪上十三年，对上海沧桑变迁感触甚多，他将平时有关申江的旧闻新见，随时走笔记缀，积篇渐多，但并未将它们付梓出版，只是在蒋敦复、胡公寿、孙文川等许多友朋中传阅，这些人纷纷为之作序题辞。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军，为清政府通缉，出走香港。后又去英国翻译中国经书，并游历了欧洲不少国家。1870年重返香港，日长多暇，便将旧稿分类编排，又将一些近事陆续增入，共厘定六卷，定名《瀛壖杂志》。1875年，这本“专记上海一邑之事”的著作在广州正式出版。

《瀛壖杂志》各卷均无卷名，也不分子目，其内容大致是：卷一为疆域沿革、界至、城池、形胜、水道、物产、民情习俗等；卷二为田赋、漕运、海运、仓庾、海关、善堂、学校、祠祀、寺观、名迹等；卷三为制造局、兵事、人物等；卷四为艺人、才女、节妇、祥异、遗事等；卷六为近事杂记。这些内容及分类显然与一般县志的内容体裁相接近，故不少人把它看作为方志或接近方

志的著作，称之为“缩本上海志”。

不过《瀛壖杂志》毕竟不是官督众修的地方志，而属私家的笔记。其内容今详于古，还略去了一般县志所必有的乡保、镇市、衙署、街巷等内容，对于田赋、节妇等也极其简约。相反，于各色人物和近事杂记之类却颇为详尽，约各占一卷。在写法上，这部著作“遗闻轶事，虽琐屑而必书”。书中还为“生人”立传，作者又将自己的经历、感受直接插入，抒发议论之处并不少见，这些写法显然与一般方志不同。

《瀛壖杂志》内容广泛，旧事和新闻并存，古人与今人皆有。但书中对旧事、古人的叙述大多引自前人著述。

它比较有价值的史料在于对新闻及同时人物的记载。王韬寄身十里洋场，耳闻目睹开埠以后五光十色的种种骤变，流于笔端，就成为反映当时上海面貌十分宝贵的材料。

有关开埠以后上海新变化的记载当是《瀛壖杂志》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王韬在卷六之首精辟地指出：“……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当冲要，故贸易之旺，非他处所能埒；虽由人事，亦地势使然也。”在书中他对于租界在上海的兴盛详加描述：“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洋泾浜为流离世界”、“洋泾一带肩摩毂击”、“洋泾一隅别开人境，耳闻目见，迥异寻常”。当时中外贸易已十分兴旺，由通事（即翻译、买办）介于其中撮合成事：“沪地百货闻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倾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由于对外开放，西方的物质文明、文化以及娱乐活动等开始输入，许多新事物先在上海一埠出现，报纸、电报、煤气灯、消防水龙、缝纫机、印刷术、西医和医疗器械、摄影、外国戏剧、影戏、魔术、马戏、赛舟、跑马等，作者对它们各加细致描摹。在叙

述上海最早的印刷所墨海书馆时,介绍印刷机及其工作过程:“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时用牛旋转,推送出入……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此条还引用了一首诗:“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这些新事物的生动描述,使人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上海正流入一股活跃的新鲜血液。

王韬对开埠以后上海的新气象感触很深。而对于同时弥漫于此的另一种乌烟瘴气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在谈上海贸易之感时,作者尖锐指出:“其片芥(鸦片)一物累箱捆载而来者,皆毒痈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财力耗蠹此其一端。”鸦片在上海的为害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书中写道:“片芥之物,靡人不嗜,虽有一二守孔之儒亦难救正。”上海滩之另一害就是青楼之盛了,书中对沪上娼妓泛滥成灾作了如下的生动的描述:“自荡沟桥至北门,迤邐半里许,连甍列屋而居者,皆江北流娼,动以千百计,每夜谯楼鼓动,门外皆缀一灯,从桥畔望之,丛密如繁星……”作者对此大为感叹:“(租界)真所谓香粉地狱也。”一方面是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却又藏垢纳污,作者在书中是比较客观地展示了进入近代以后的上海这个开埠口岸的畸形风貌的。

近代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经历和活动,是《瀛壖杂志》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王韬作为海上名士,交游十分广泛。《瀛壖杂志》在卷三至卷五中记述了他的不少友人以及当时在上海名著于时的人物。如蒋敦复、李善兰是王韬的契友,三人曾被称为“海天三友”。书中记蒋敦复曾与王韬同去城内西园吸茗。蒋“被酒谈兵,以经济才自负”。他对王说:“沪中可与语者惟有玉华(指园内玉华堂)一片石耳。”小刀会起义爆发

后,蒋扮作僧人逃出城外,卷五记他“全家避兵首尾二年,栖迟斗室中,一榻孤灯,苦吟半夜”。李善兰是个数学家,1852年来沪寓居县城城墙上的大境关帝庙内。书中记他于新凉之夕“凭栏长啸,林籁振荡,行云不流”。王韬评他是“不得志于时,聊一发声以宣郁结耳”。这些记载对于了解蒋、李二人的思想和风格是有一定帮助的。又如徐紫珊是上海当地的名绅,小刀会起义时他蛰留城内,王韬虽与他未见过面,但去函力劝其出城。卷五实录了徐给王的二封颇长的回信。徐在信中详述了小刀会对待他的情况,他的处境以及复杂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一类地方绅士对这时急遽变化的形势的态度,这也是研究小刀会起义的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有关近代各色人物的记载中,作者显然对于陆续进入上海侨寓的知识分子介绍最多,王韬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曾有过交往。书中一般都简述了他们的一些经历、成就、轶闻逸事,此外甚至也对他们来沪的年份或寓沪的时间有所说明。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探寻到这些知识分子或沦落湮没或由旧向新的一些踪迹,也能认识到上海这个开埠口岸在这一时期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深刻影响。关于近代人物的记载,在当时一些笔记中反映不多,《瀛壖杂志》别树一帜,在这方面留下了比较广泛和重要的人物史料。

书中有关王韬自身的一些经历和思想,也值得读者特别留意。王韬是近代上海前期发展中的一个著名人物,由于《瀛壖杂志》夹有王韬关于自己的一些记述,因此也提供了研究他本人的一些重要材料。以前有的著述称王韬是1849年至沪:“此时为先生初次离里门。”(刚克《弢园先生年表》)但《瀛壖杂志》中王韬自述则是1848年就到过上海的,曾“留沪三宿”,还作了《沪城感事诗》四首。王韬在上海经常买醉狂

歌,对此他在书中作有如下的解释:“余在沪城无山可登,无景可玩,阒阒器尘,桎梏若楚囚,不得已辄与屠沽辈黄垆痛饮,醉后抵掌高歌,时与李君壬叔作苏门长啸,时人目为狂生。”于此可见其狂放性格一斑。对于西洋流入的大量新事物,王韬在书中发出诸如“西人虽于游戏之中,不忘武备如此”、“其人工之巧几于不可思议矣”、“此则具有真本领者也”等等的赞语,这些反映了他对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的积极态度和识见。书中有关近代人物的不少介绍,都渗有王韬与他们的交游情况,我们从中也是可以得到一些有关王韬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线索的。

郑祖安

蒋 序

今天下省、府、厅、州、县咸有志，此官书也。又有一家言入于说部，犹之正史之外有裨乘云尔。其书冠以地，如《荆楚岁时记》、《益部耆旧》、《洛阳伽蓝》诸记传是已。要于人物利病、习尚醇漓，详绎之不无少裨。吾友王仲弢，苏产而侨于松之上海，居久之，乃著一书曰《瀛壖杂志》。既成，以示蒋子。蒋子读未终卷，矍然起曰：仲弢思深哉！古有志之士，虽蕉萃伊郁，其胸中固已包并灵汇，涕笑万感，弗局于承睫间也。

上海夙称壮县，自开海禁，估舶直达，地益饶庶。西人从数万里外通商而至，筑室以居。官斯土者，辄豢肥鹤飞去。然殊州群哄，犷悍慄疾，都市女闻，揖盗海淫。水生蠹，石承雷，盛衰倚伏之理，有识者早忧之。忧之无如何，则作一书以示后，庶少裨乎！此仲弢之志也。

仲弢年甚富，媚学弗倦。充其养，精其识，其乡人顾亭林贞士《郡国利病》一书，可坐言起行也。区区《瀛壖》云乎哉！咸丰三年，岁在癸丑，律中林钟之月。宝山蒋敦复。

黄 序

曩读顾亭林所著书，爱其扬榷古今，羽翼经传，辄为心折，恨不同时。乃今得之王紫诠先生。尔乃东吴月旦，首屈横云；西洛风流，神倾如海。讲求在真经济，忧乐先关；提倡在古文辞，闳深是尚。空疏陋习，谁复恣其雌黄；帖括末流，不敢骄其青紫。况以人中杰，为海外游，奇气亘标，大观遥拓。疆域壮远，藉扩襟期；波涛混茫，用开眼界。太史公行游而后，笔墨弥雄；杨升庵阅历所经，著述日富。加之金戈铁甲，四野当兵燹之余；露布云旂，十载构烽烟之变。宜乎杰杰哀时之论，蹀躞风雷；煌煌考道之篇，昭彰日月。刘蕡下第，新进为之汗颜；杜牧谈兵，名公殷其说项。先生独杜门却聘，闭户著书，洋洒千言，牢笼万态。所刻《弢园文集》、《普法战纪》，凡夫天文輿地、国计民生，盛衰治忽之机，成败利钝之故，莫不洞如犀照，纬以鸿词。撷班、马之菁华，融刘、郑之津液。譬犹青萍结绿，望气识其宝光；滥觞号钟，知音宾其劲响。继组作者，掉鞅文坛，夫何间焉。

迺者出其《瀛壖杂志》见示，上探原委，旁逮见闻，萃一方闾閻之全，作百年人物之志。其中于奸民蹂躏，外国居停，备极周详，间参喟喟。以视宗懔《荆楚》、常璩《华阳》，匪特颀颀于古人，尤资考据于来哲。展卷静对，不啻卧游。固宜纸贵一时，书成万本，浣薇敬诵，挹藻扬芬。群皆比以孙樵，仆自惭夫玄晏。终年蠹简，难寻珠海之源；永日萤编，未觉文澜之岸。浮

沉于挥毫弄翰，思为陆贾钞书；景仰于北斗泰山，愿效君苗焚砚。猥承大匠，不弃小巫，龙许蛇依，鸿求雀应。领立说著书之意，识抚时感事之心。忠孝一生，文章千古。计谢公之出，当在中年；序洪氏之文，敢辞不佞。或者他时子部，名因绣梓而传；难忘此日朋交，请溯识荆所自。时则邹梦南观察，具知人鉴，嚶求友声。俾仆得识天下才，慰胸中愿，知有与《郡国利病书》后先辉映者，不使亭林专美于前也。时同治十三年甲戌，仲秋下浣。岭南顺德黄怀珍百拜谨序，具于羊城望古轩。

弁 语

自古胜地名区，每因文人学士足迹所经，咏歌之，纪载之，其地、其人、其事，为之並传。吴郡王紫诠广文，博闻广识，著书等身。兹以所撰《瀛壖杂志》六卷，属为弁语。读其书，有张饶阳《朝野僉载》之详，而无东方曼倩《十洲记》之诞。凡山川之秀丽、文物之荟萃、寓公之往来、风俗之好尚，一一详记，瞭如指掌。沪渎为天下阘阘之区，迩来奢侈日甚。此书著录，可补志书所未载，是可传也。前读广文《弢园文录》，则《中兴五论》之流亚也；读《普法战纪》，则《泊台余墨》之劲敌也；读《瓮牖余谈》，则《绥寇纪略》之余绪也。世途险巇，浮华相尚，尘海滚滚，才人陆沈。识广文者，当举之于鱼盐版筑间也。甲戌腊月上浣，侯官林庆铨拜识。

题 辞

大著于沪城风景、俗尚、古迹、时事，约而能该，婉而多讽，俯仰低徊，如听琴海上，令人之意也消。癸丑中元，江驾鹏识。

杂书所见，似寄闲情。却于风俗人心，微寓劝惩。可以备志乘采，亦可自成一家言，信著作才也。乙卯腊月，华亭弟筱峰张鸿卓呵冻识。

读《瀛壖杂志》，沪之风土人情，瞭如指掌。即小以见大，真经济才也。风尘中多奇士，洵哉！仲弢与蒋剑人、李壬叔徜徉海上，为诗酒交。会当写《海天三友图》，以识钦佩。乙卯冬十二月，于申江之看山读画楼，秉烛读毕，并附数言。横云山民胡公寿志。

是书笔墨缛丽，海滨风土，略尽之矣。輶轩之采，以俟异时。邵阳魏彦读志。

善乎哉是书！有心者所当留意。数十年中沪城掌故，赖以不坠，洵可与石湖《吴郡志》並传。阳湖赵烈文拜读。

此缩本上海志也，游客巾箱中得此，奚啻获珙璧哉！亟命钞胥缮录副本，以资谈助。咸丰戊午冬日，橐李秦光第、李涵同读于申江客次。

褚华《沪城备考》，世间刊本留传甚少。此书则专记近来数十年中事，耳闻目见，为得其真。每读一过，辄作宗少文卧游想，真觉赋我不尽也。咸丰己未冬日，金陵孙文川澂之读于申

浦寓斋。

仲弢为人，英爽阔达。尘霾障海中遇之，弥足为快。读此书，于沪上土风之醇朴，俗尚之好异，物产之恢奇，人文之瑰伟，瞭然如掌上螺纹。而仲弢之随事随在力于学问，亦由此可知。自来海上，抗尘走俗，几几乎抑郁莫语矣。睹此快士，益信吾道之不孤。薄识数语，欣幸何极！武进沐鑫吴新铭。

安得千百仲弢，天下处处志之。一室之间，天下风土具焉，则吾不劳矣。辛酉正月，湘乡左桂读志。

卷 一

往余客居沪上，偶有见闻，随笔记缀。岁月既积，篇帙遂多。阅迹炎燹，此事乃废。然享帚知珍，怀璞自赏，皮藏敝篋，不忍弃捐。庚午春间，还自泰西，日长多暇，搜诸故麓，其稿犹存。稍加编辑，尚得盈四五卷。因拟分次录出，并益以近事，以公同好。噫！余自同治纪元至此，忽忽将十年矣，岁月不居，头颅如许。迩来海上故人有招余作归计者，觉胸次顿有中原气象，回忆旧游，迥如隔世。则展览斯编，泪不禁涔涔下也。辛未四月二十日，天南遯叟识。

上海，居南吴尽境。古为《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后属越，名不甚著。旋入于楚。战国时，相传为楚春申君封邑。秦置囿县，领于会稽郡。汉改娄县。后汉以来，属吴郡。梁省为信宜县，继又析置昆山县，今县当属其南境。唐隶华亭县，其东北华亭海，即今县治也。宋末于其地设市舶提举及榷货场，百货辐辏，称为雄镇。元时遂成壮县。郑亶《水利书》谓：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县得名以此。城北十里沪渎，有晋虞潭御寇垒，故又名沪城。大海环其东南，闽、粤、沈、辽估舶毕达，西人越七万里而来，亦以通商为利，诚泽国之要津，吴疆之险阨也。

上海土隘民稠，自一分于青浦，再分于南汇，三分于川沙，疆域所存，仅为保十二，为图二百十四而已。四境所至，东